

散文首先应该像天上的云彩一样，是自由自在的。我曾这样介绍自己说：「作文则不任为文，喜欢自然，随意，不期而遇，风，到目
前为止他所写出的这本书，皆如天上的云彩一样属于不可名状的东西。」我又有两句诗说：「文道高玄聊自解，流水行云是吾师。」

胡廷武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散文首先应该像天上的云彩一样，是自由自在的。我曾这样介绍自己说：「作文则不在乎文体，喜欢自然、随意、率真的文风，到目前为止他所写出的几本书，皆如天上的云彩一样属于不可名状的东西。」我又有两句诗说：「文道高玄聊自解，流水行云是吾师。」

胡廷武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行云 / 胡廷武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222-06094-4

I. 行… II. 胡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8740号

责任编辑: 韩 旭 王绍来

装帧设计: 马 滨

责任印制: 陆卫华

责任校对: 陈艳芳

书 名: 行 云

作 者: 胡廷武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 编: 650034

网 址: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20×970 1/16

印 张: 17.25

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刷: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
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6094-4

定 价: 45.00元

目 录

我对散文的认识（代自序） / 001

云南的山 / 009

怀旧短章

茶铺 / 034

见鬼的故事 / 036

墙洞眼儿 / 038

打土壑 / 040

鸡蛋 / 042

制造二胡 / 044

晒太阳 / 046

熊的故事 / 048

月饼 / 050

小镇上的春节 / 052

补鞋匠 / 056

黄角树 / 058

豆腐脑 / 061

滇南的旅途 / 063

柴的回忆 / 065

目 录

云南驿：英雄的栖居之地 / 069

阅读的兴味

文勋先生 / 082

《于坚集》序 / 089

从作品看作家 / 103

女人一生都是美丽的 / 107

人生与诗的境界 / 109

单纯之美 / 114

一件有点陈色的艺术品 / 119

如歌的人生 / 123

怀想一个人 / 127

老年的诗意 / 129

世界杯之美

谁跳到最后，谁跳得最好 / 140

对英格兰队的“杞忧” / 142

再玩一次“零度角抽射”？ / 144

狂想的终结 / 146

喝巴西咖啡，看巴西足球 / 148

骑士和原野的暗喻 / 150

一个悬念的解读 / 152

时不利兮雅不逝 / 154

这是一场战争吗 / 156

济科的伤感 / 159

愉悦的严谨 / 161

走完红地毯就是荆棘 / 163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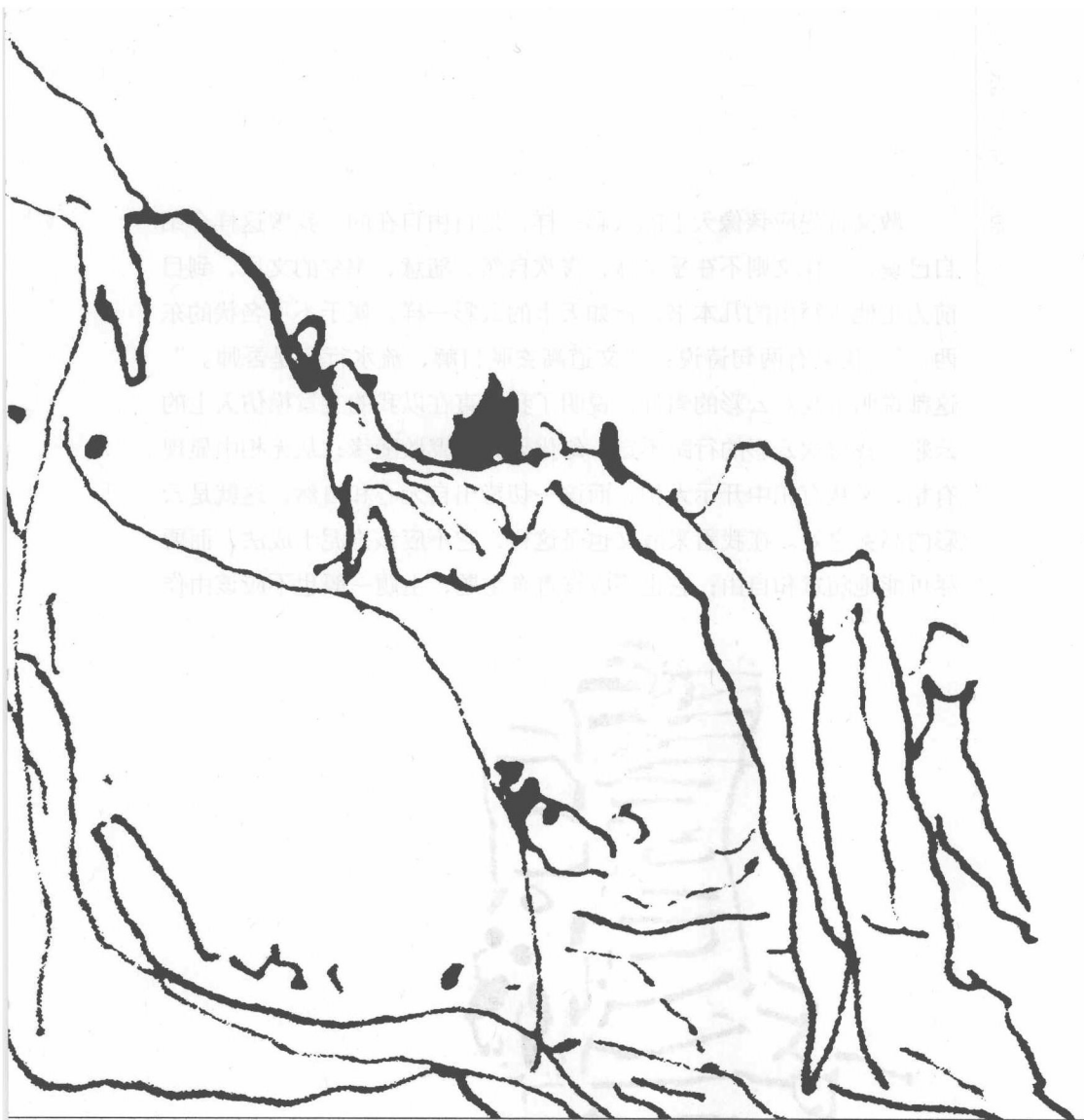
- 硝烟中的斯科拉里 / 165
忽隐忽现的阳光 / 167
激情和浪漫 / 169
北欧之鲨 / 171
贝克汉姆弧线 / 173
十秒钟的华彩 / 175
罗纳尔迪尼奥的微笑 / 177
法国人旧梦难寻 / 179
送别劳尔 / 181
德国的战前舆论 / 183
上帝何尝设怪圈 / 185
男人何以喜欢足球 / 187
女人何以喜欢足球 / 189
坚持的回报 / 191
谐调的舞伴 / 193
法国队上演“将相和” / 195
马拉多纳依然无人能及 / 197
黄金一代的傍晚时光 / 198

在秋天的草原上 / 201

涉艺杂谈

- 关于《回到西双版纳》的一封信 / 252
小说的本质 / 259
散步感言 / 267

后记 / 269



我对散文的认识——代自序

WODUISANWENDERENSHI——DAIZIXU / 001

散文首先应该像天上的云彩一样，是自由自在的。我曾这样介绍自己说：“作文则不在乎文体，喜欢自然、随意、率尔的文风，到目前为止他所写出的几本书，皆如天上的云彩一样，属于不可名状的东西。”我又有两句诗说：“文道高玄聊自解，流水行云是吾师。”这都说明了我对云彩的崇拜，说明了我一直在以我的文章模仿天上的云彩。我喜欢云彩的行踪不定，幻化无穷，聚散随缘；从无相中显现有相，又从有相中开示无相，而这一切皆出自无心和自然，这就是云彩的高玄之处。在我看来散文也是这样，它不应该拘泥于成法，而要尽可能地随意和自由；它也不应该直奔主题，主题一般也不应该由作



者指出来，而要由读者去体会出来。也许一百个读者读出了一百个主题，那也不奇怪，这是思想和形象、无相和有相互转化的因果律，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辩证法。在天晴的下午仰望天上的云彩，是我从小养成的爱好之一，不论是在野外行走、坐在草地上，还是伫立在自家的楼窗口，观赏云彩都是我的一种乐趣，一种享受，一种学习和冥想的方式。在写作上，云彩教给我的经验，比我从任何一本书上得到的都多。

我又在一篇文章里说：“我有时又把我的文章诗意地比喻为一棵树，那么我的一些零碎而并不怎么高明的思想，也可以说是满地的落叶。我说的这棵树，并不怎么专注于某一个主题，它往往自由在地生长，无拘无束，自成形状。这棵树不崇拜笔直的美，也不崇拜对称的美，它追求自然的美。我觉得自然界的树每一棵都是很美的，但第一，它们每一棵都不相同；第二，它们都不是严格对称的。我认为文章应该效法自然，当一个立意提出之后，它就应该从不同的侧面伸发开来，这样它的思想和观点才会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呼应，从而成为一个丰满的树冠。它可能有时会有旁枝逸出，这难免破坏了树冠的对称，但它未必会破坏美，有时倒成为别具一格的美。”

中国的散文有悠久而优秀的传统，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唇枪舌剑的散文，到循规蹈矩的、辞藻绚烂的六朝散文，到文以载道的唐宋八大家散文，到热衷于表现闲情逸致的明清小品文，到追求思想和追求唯美并驾齐驱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散文，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，我都陶醉过。但是现在，我更爱读我的私人空间里，几乎无所不在的明清小品文。我尤其欣赏李渔、张岱、袁枚、徐渭、张大复、袁中郎等人，认为他们的小品文字像闲云野鹤一样，自由自在地飘逸在中国文学的高远的蓝天之上。在他们，散文有时是信笔写下来的游记，对一块普通石头的赏鉴，记述一座草庐的建成，刻在砚台上的铭文，吃茶或煮茶的体会，养花的想法，跟友人要一条鱼的二十字的短信，甚至一张邀人来吃茶的请柬，然而这些短小的文字，让人读来是

多么的有兴味，我常为此而热泪盈眶。我热泪盈眶是因为我想到了这样一些问题：是谁颠覆了我的美学观？是谁颠覆了我的价值观？是什么力量使我从平民中来，游荡经年之后，又回到了伟大的平民中间？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散文，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，即思想和风格的自由。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里所说的“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；什么都可以说，什么都可以不说。”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吧。那个时代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散文，从鲁迅、周作人到的朱自清、俞平伯的，无不体现着这样一种精神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散文，是一个真实的、无法忽视的存在。杨朔的散文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。他的散文有两个特点：一是以歌颂为旨归；二是以“欧·亨利似的结尾”来点明主题。杨朔的散文是那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，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，或者说是一座山，至于这座山现在有没有人去游览，那是另一回事；正像如何来评说这座山，是另外一回事一样，但你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。

我欣赏余秋雨的散文，尽管我在散文价值观的问题上，在文体风格上，也许和他相去甚远，但是我自认为我能理解并读懂他。他的作品中所显现出的历史感、文化感和沧桑感，是最容易点燃读者激情的因素，或许可以说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。《文化苦旅》这样的作品，不是任随一个作家都可以写得出来的。

我也欣赏“小女人散文”。一个人所享受到的情趣，大多存在于简单的生活过程之中，不论是普通人，还是不普通的人，都没有例外吧？问题不在于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正确，而在于这样的享受是不是存在，和能否直率地说出来。小女人散文的出现，张扬了一种自我欣赏的生活情调，彰显了一种思想的自由度，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她们在文章中津津有味地谈论一条裙子，谈一次朋友间的聚会，谈论从少数民族地区买来的一个铜茶壶，总之她们几乎尽谈一些琐屑的事情，我真羡慕她们的情趣。这种情趣也许说不上高雅，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、平民化的、大家都享受得到的，我真佩服她们的作风。周作人说

身边琐事难写，而这些女作家把身边琐事写得这么有趣，耐人寻味，写得有人爱读，这是真本事。

在一篇文章里，我说文学的三个境界是：真实，自由和美。散文当然也是如此，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。中国这几十年来肯定已经产生了许多好的散文，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不好的散文，好的散文各有各的好处，不好的散文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无感而发，无病呻吟，也就是不真实。

我不忌讳在散文中写故事，我也不忌讳把散文写成小说，或是把小说写成散文，但那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。我们现在姑且说散文吧。在散文中写故事是中国散文的传统之一，这故事可以是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的，是一些回忆，也可以像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那样是虚构的，但是虽然是虚构的，却必须让人感到真实。作品的价值如何，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虚构，而在于是否真实、自由和美。

散文应该向音乐学习并应用它表达节奏、情绪、氛围的原则；学习它处理形象，使之大于作曲家的思想，使之具备弹性理解之可能性的技巧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，听众和读者从音乐和文学作品中所理解的主题，不一定同作曲家和作家的初衷一样，惟其如此，获益的听众和读者才越多，作品的影响力才越大。贝多芬献给他年轻恋人朱丽叶的《第十四钢琴奏鸣曲》，有人从第一乐章抒情的慢板中听出了“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耀的湖面上荡舟”的情趣；有人听出了柔美的抒情和无尽的幻想；而罗曼·罗兰则说，这反映了作曲家“幻想持续得不久，痛苦和悲愤已经多于爱情”的心境。不同的理解，恰好反映了这部作品内涵的丰富性。贝多芬的全部音乐作品的博大胸怀和内涵的丰富性，堪与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相比。当然我觉得，就单部作品而言，文学作品中同音乐最相像的是散文。

散文也应该向绘画学习。我说的主要是中国画，中国画从来没有像欧洲传统油画那样，如照片一般地准确过。我曾经见过一幅少女的肖像，她金黄色的、披在肩上的卷发，一丝一缕，与真发毫无二致，仿

佛只要有风一吹，就会飘动起来。而中国画同描绘对象的关系，从来只在似与不似之间。齐白石画虾，他只着意表现虾的透明和灵动，而不追求写生画那样的准确性。中国的山水画也莫不如此，画家渲染山的高大和人的渺小，渲染流水的飞动或宁静，渲染梅枝的嶙峋锋锐和梅花的坚贞，渲染竹子的清减，从来是强调神似。散文应该从这当中得到的启发是：作家不应把生活本身像一帧照片似地交给读者，他交出的是经过他感受过了的生活，或者说生活过了的感受；他写出来的东西，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，带上了很明显的写意性。我是主张散文写得写意一些的。也不妨学一学中国画的布白，那有意留下来的空间，给人以想象的余地，散文写得太满了，读者就不愿读，也无须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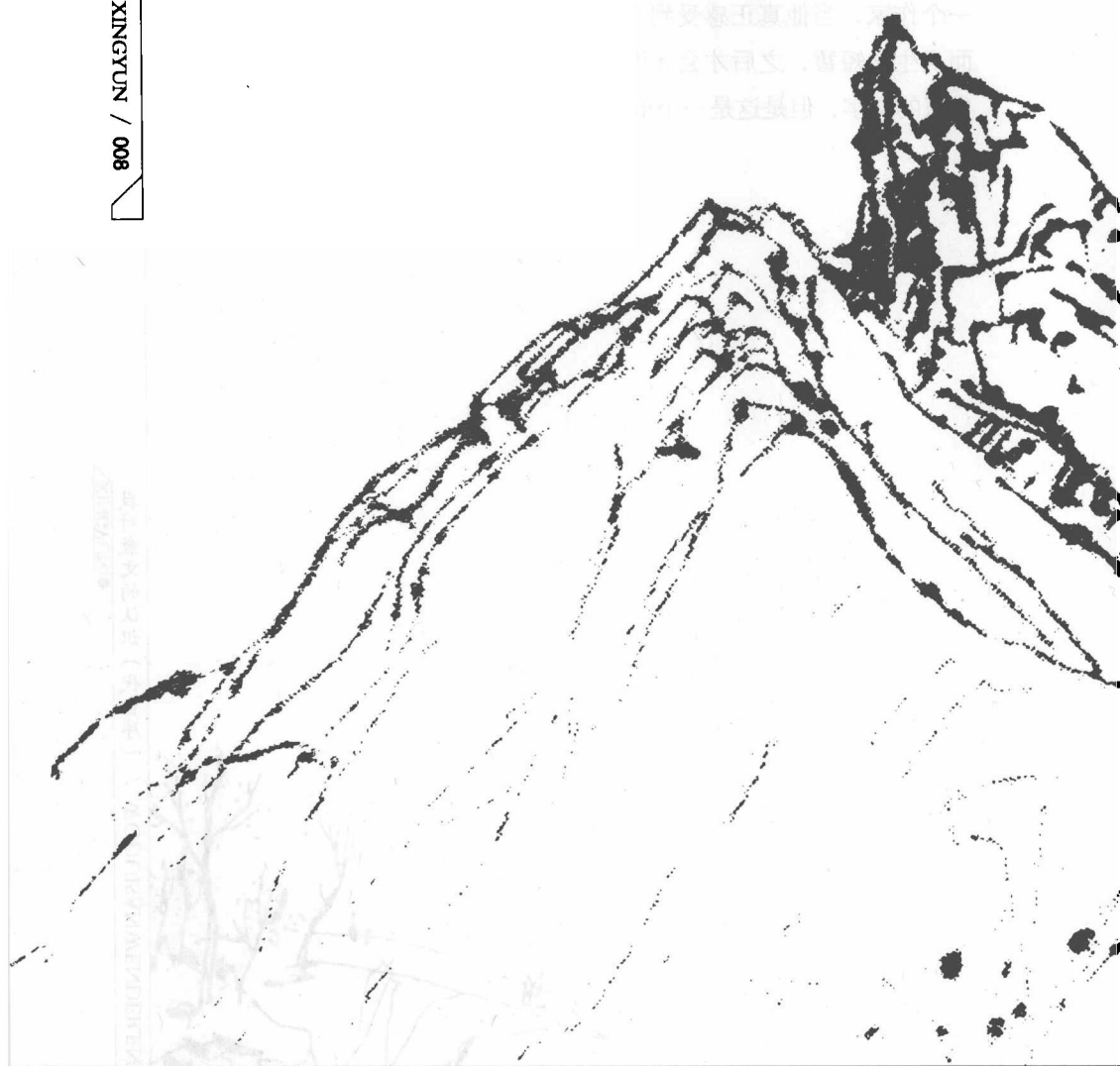
就文体而言，散文似乎是无形无类的。梁实秋的《槐园梦忆》、《雅舍小品》和《雅舍谈吃》，三种作品，三种笔墨，从文体、篇制到风格，都有很大的不同。孙犁的散文，从《风云小记》到《芸斋梦余》，再到《书衣文录》，文体风格也发生了变化。再把古今的散文作一对照，我们更可以发现一些更明显的例子，一篇《槐园梦忆》有五六万字，而前面提到的徐渭的一篇《柬友》只有三十来字；如果说旧史书里的一些写封建帝王的本纪之类的文字，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话，那么明清时期写文人日常生活的文字、周瘦鹃六十年代初写的养花种草的一些散文，比起金光耀日的帝王散文，就轻得来、同时也是优美得像是秋虫的鸣唱。散文的园地似乎是大而无边，在这里面是最容易看到百花齐放，百草争荣的。遗憾的是，还是有人要规范散文的类型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全国学一位作家的写法，结果一个时代没有剩下几篇好东西。近若干年来，散文写作的形势大变，写什么和怎么写由作家自己决定，导致了文体的解放，导致散文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文体。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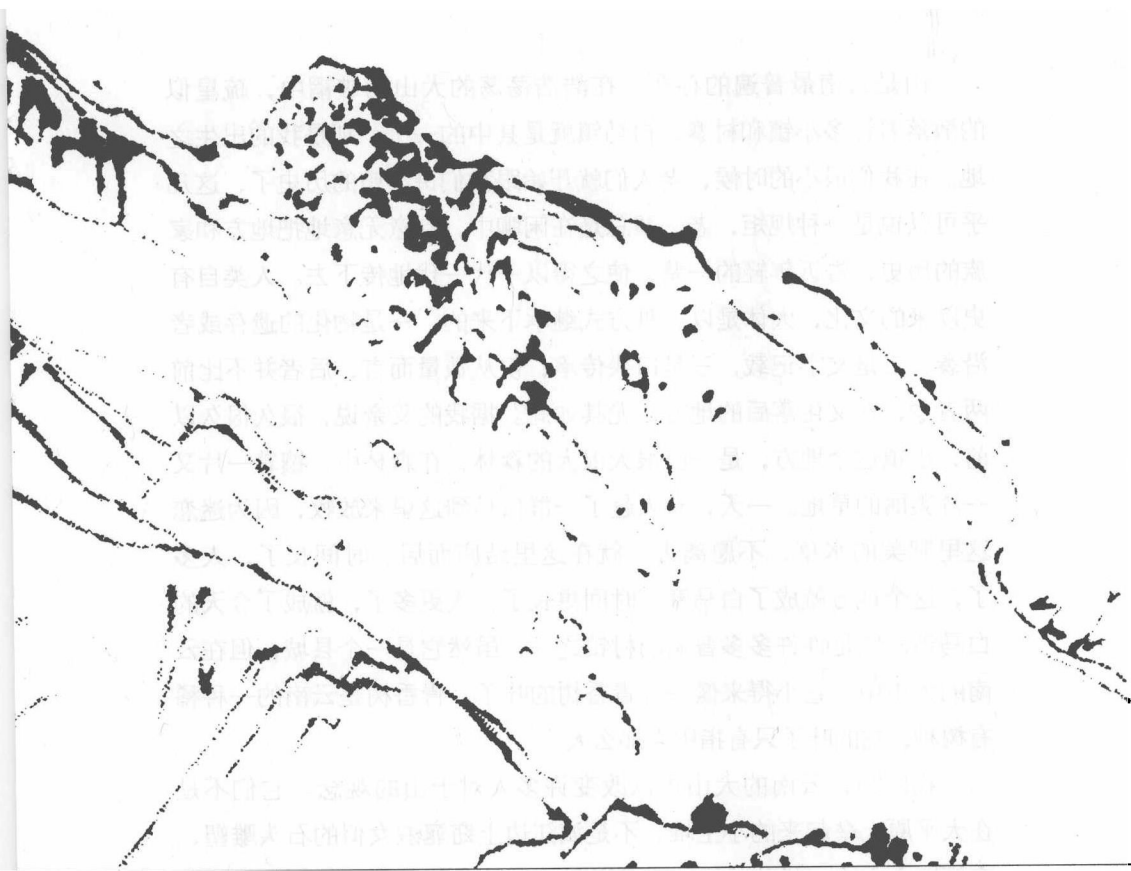
写散文不宜太着意。散文只是一种几乎跟说话一样的表述方式。一个作家，他现在想什么事，而他又愿意用散文的笔调来写，它就成了散文。从极致的意义上来讲，发言稿、书评、私人信函都可以写成

很漂亮的散文，甚至留言条写成短小的散文，也是可能的。

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是，眺望夜空之后，最容易产生散文的灵思。一个作家，当他真正感受到宇宙之博大，个人之渺小，时间之遥远，而人生之短暂，之后才会无所挂碍，才会写出没有功利色彩，没有世俗气的文字，但是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，连说出来都需要勇气。







云南的山

YUNNANDESHAN / 009



山是云南最普遍的存在。在浩浩荡荡的大山的皱褶中，疏星似的散落着许多小镇和村寨，白马镇就是其中的一个，那是我的出生之地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，老人们就开始跟我们讲小镇的历史了，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规矩，老一辈总是在闲聊中，有意无意地把地方和家族的历史，告诉年轻的一辈，使之得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人类自有史以来的文化，大体是以三种方式继承下来的，一是物化的遗存或者沿袭，二是文字记载，三是口头传承；仅从数量而言，后者并不比前两者少，在文化落后的地方，尤其如此。据我的父亲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小镇这个地方，是一座很大很大的森林，在森林中，镶着一片又一片美丽的草地。一天，有人赶了一群白马到这里来放牧，因为迷恋这里肥美的水草，不愿离去，就在这里结庐而居。时间长了，人多了，这个地方就成了白马寨。时间更长了，人更多了，就成了今天的白马镇。它是许许多多普通的村镇之一，虽然它是一个县城，但在云南的大山中，它小得来像一片青香树的叶子。青香树是云南的一种稀有树种，它的叶子只有指甲壳那么大。

我以为，云南的大山可以改变许多人对于山的观念。它们不是在大平原上垒起来的小土堆，不是漓江边上窈窕淑女似的石头雕塑，它们庞大无比，雄伟壮丽，高耸入云，有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。如果有机会坐在飞机上，或是站在一个至高的山顶上眺望，便会发现这些大山酷似大海的滔天巨澜，颠连起伏地从你的面前铺展出去，博大宽

广，一望无际，直到与遥远的天涯相接。和变幻莫测的大海一样，群山的颜色也是丰富多彩的。你站在绿色的山脊上放眼望去，近处的山是深绿色，稍远一点的是苍蓝色，而更远的就成了黛色；奇怪的是再往远去，颜色却又浅下来，递减为灰蓝色，淡蓝色，淡灰色，更淡的、若有若无的水色……这完全像是一位画家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杰作，问题是世间哪有如此大手笔的画家？云南的山，无疑是地球上最诱人的奇观之一。

春天和夏天，绿树和随意开放的花朵，把一座座山装点得格外醒目。在山尖和山顶上，大多是马尾松、油松，还有种子可食的嗑松等各种针叶树；山腰往往就是麻栗树啦，锥栗树啦，山楂、棠梨树啦之类的树了。还有许多名目纷繁的灌木，有时候罗汉松也东倒西歪地掺杂其间，像是喝醉了酒的样子。山脚和山箐里最常见的，是大叶子的水冬瓜树。在树木茂密的地段，又细又直又高的擦子树，高扬着绿叶的旗帜。那些无所不在、任意攀缘的藤葛，若挥洒自如的狂草书法，写满森林。大山里的花不像城里的花一样，开在瘦小的枝条上，它们往往开在高大的树上，当然也开在有刺的灌木上。很少见大红大紫的，它们大多开得羞涩而朴素，就像这山里的女孩子。到了冬天，山腰和山脚的树林子，叶子被风吹起，好比放飞的风筝，而后又断了线似的逐渐飘落下来，落在树脚，犹如孩子回到母亲膝下。

早晨，牛奶一样的浓雾把山谷填得满当当，白茫茫一片汪洋，与浩瀚的大海别无二致，使人怀疑只要投身其中，就可以游向远方的一些绿岛，那些绿岛原来就是穿云破雾永不褪色的山尖。大雾漫天的时候，汽车在山间蠕动如潜水而行，放眼望去全是雾，没有山没有树没有路，仿佛一切都被雾融化。驾驶员开亮大灯，也只能看见一米之内的路，有时只得把车停下来，等雾散了再走。一般山上的雾，大约上午十点左右就会淡尽，而在有的特大特高的山中，雾从早到晚不会消散。山里人怕在雾里闯着鬼，所以在有雾的时候，山里是很少有人走动的。

我父亲在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的时候，只有十二三岁，按地方上